

欧 阳

前些日子看到幼时同学阳光灿烂的神情,很是羡慕,觉得自己就像忧国忧民的傻子,没留神就夸了一句:你还是和从前一样开朗豁达哈。

“什么啊,我小时候很自卑的,好在挺过了‘屈服极限’,不开朗都不行。”

这一说,我才想起附身同学的小儿麻痺症,要不是后来做手术,应该是没有正常人地面感觉的。

可能我真是有点没心没肺,回想以前的事,确实有不注意外观异样的情形,就算看到有人用腿部残疾演绎幽默的时候,也觉得那些表演的和看笑话的多半是脑子有问题:厨子要是脑子没问题的话就不会被欺瞒。

跑偏了,其实我是想说,以别人肌体的缺陷为定义大设品位了,非俺境界高,主要是自己小腿上就有火烧后遗留下的大斑块,不喜欢别人以之标签我(尽管没有过这样的际遇),故而认定别人应该也不乐意享受同等待遇。

道理是这样了,可俺也有不循理的时候。

记得父亲单位食堂有一位麻子,也是我多年来惟一一位以长相特征标识的人。那一代有不少人受困水痘,麻子不少。初时不解何以大人们遍满其余,只直呼其人某麻子,待到可以食堂排队时才有体会。

缘由大概是这样:某麻子在用勺盛菜时抖动得厉害,一勺下去本来满满的菜被抖来抖去减量太多,能平勺已经很不错了,多数时候菜量都是凹陷向里,于是人们便以“麻子”来表示怨愤,有忍不住的还会在“麻子”前添加粗俗词汇。

显然,“麻子”就是贬损,被叫“麻子”当然不高兴(我从未见他有过笑容)。不知道是先被叫“麻子”生怨,还是德性使然使“麻子”固化,反正结果是恶性循环:菜量不是更少也只是是少,麻子称谓也自然而然了。到后来,我听见有人称他师傅,他都有怪异的眼神,俨然觉得这是个诡计。时间一长,人们只知道有某麻子。

刚上高中时,学兄(权且姓张)之父从区乡调到了县里,竟然也是个麻子。开始时称其张麻子的不少,但时间不长就只有老张的招呼了,为什么呢?不知道。

我和学兄关系不错,除非是特指某麻子,通常避讳麻子这个词,有时候想关心一下老张的称谓变化也不知道怎么叙述,直到一次领略了老张的学问,才仿佛明白了些。

某天几个同学在学兄家玩,正被同类的各种笑话感染时,老张回来了。问什么笑话那么逗啊?学兄说:您没幽默感,讲了也白讲。老张是名温厚和善的人,听娘说工作态度也很好,但平时不怎么开玩笑。

听兄子这么说,老张没有反驳,但提议说讲个笑话来为自己正名:

一次他在街边看见花椒很不错,色泽红、个个都开口,残留的黑色花椒籽极少。蹲下翻动试一下水分后,老张想问麻不麻。可抬头一看,卖花椒的也是个麻子。双方一对视,老张改了口:“你这个东西怎么样?比你我两个如何啊?”卖主心领神会:“我这个东西好得很,你我两个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!”

笑话讲完了,小哥几个却沉默着——有点不敢笑,说的是麻子呢!倒是老张自己哈哈笑了,可能是受感染,也可能是觉得老张的幽默比笑话本身更逗乐,大家一阵放肆狂笑。

过了一会儿,张叔可能意识到什么,就对学童们说:麻子嘛,本来就是,叫不叫都是麻子,一些人不叫你麻子未必没有心机,而叫你麻子的人很可能没有恶意,或许是好朋友也是有的,这个道理你们要想明白,天生的“自然灾害”是没办法了,“你身上和做事的缺点人家说出来是好事,能够促成你改进,对吧?至于善意、恶意没那么重要。你做得好,别人夸你能说的都是些废话……”

或许这就是“张麻子”消失的原因吧。然而,后面语重心长的话我们都表示不同意。试想,倘若要指出老师的不足,显然不会有什么好事,而老师的夸奖俺虽然没有体验过,但看那些被赞的同学们都是很开心的,就算没有实际利益,开心总是好的吧?

年岁增长,无脑喜欢自由的俺斩获了无数的批评,脸皮也厚了,应该是过了“屈服极限”,渐渐地就悟出了老张语录的深刻,什么话都不会往心里去。

可惜好多人像某麻子那样不喜欢“难听”的,特别是某些大的集合体(比如公司),一味用善意、恶意来判断是非,甚至拒绝照镜子:难道脸上真的没有麻子么?更遑论心理、行为的垃圾了……

你的童年会在他乡放鸭吗?

他总是自豪地向别人介绍自己:我是山东娃,我是汉族,不是彝族……在很多不经意的聊天中,这个小小不点总会在山东前面加上一个“我们的”,惹来大人们阵阵欢笑,然后便会被及时纠正——山东不是你的家乡,你的家乡在刘家坪。外甥稍有疑惑,埋下头,思考几分钟,然后不再参与辩论,“去玩自己的玩具了”。

外甥回来后,面临几个难题。一是他的外公要去乡里上班,家里就外婆一个人,而他的外婆几乎不会讲一句汉语,这使得他和外婆之间的交流有些困难。二来外甥习惯吃炒菜,而外公外婆家里主要是煮食。不是炒菜,他总是会毫不客气的“罢吃”,这让他的外婆深感眼前这个小小不点有些难伺候。三是村子周边的小伙伴都是彝族,他们认为外甥是个小汉族,所以,外甥找不到要好的玩伴,他被孤立,有时甚至会被欺负。每次寒暑假我回家时,外甥总会向我诉苦,然后问我:舅舅,你说我是汉族,还是彝族?

如今,外甥在县城附小读二年级,老师也因他会讲流利的普通话,甚是喜欢。只是这些年,东奔西走的姐姐还是和外甥聚少离多,孩子没有在父母身边,难免有点心情不顺。母亲自然对小不点严厉,不过外甥终不会怕他的外婆,因为贪玩,外甥的成绩一直欠佳,这让家里的人感到担忧,也让我更加确定孩子还是跟着他的父母好,尽管他的父母给不了他富足的生活。

随着时光流逝,姐姐从外面打电话给外甥,他渐渐地就有些不自然了,“妈妈,你在哪”之类的一两句简单问话之后,便会羞涩地把手机递给他的外婆。我知道,这个小小不点开始和他母亲疏离了,有时候竟然还会忘了他有父母这件事,以至于邻居们问他:“你的妈妈去了哪里?”他居然会冷漠地回答:“我没有妈妈。”至于他的父亲,他更是很少提及,但遇到家里人

聚在一起谈论他父亲时,这个小小不点的眼里仍旧会闪烁着泪花。这样的情境要是被大家发现,他会稚嫩地回一句:“你们看我干嘛,我的眼睛进沙子了。”后来,大家就很少当着他的面提及他的父母亲了。

前段时间,我在成都火车北站也遇到一家正要外出打工的喜德籍彝族家庭,恰巧也是要去山东,可谓是全家总动员。尤其惹我注意的是那几个孩子,他们个个染着头发,最大的没有超过13岁。我问他们,在山东会上学吗?她们几个摇摇头。后来在我的追问下才得知,他们的父母是在砖窑里上班,而他们则去给别人放鸭子。他们告诉我,放鸭子很好玩,只是有时候把鸭子放丢了,老板会扣工资。

那几个小孩子,带着平和的语气讲述着他们的“山东往事”,而我却听得心里五味杂陈——那些本该在学堂读书上学的孩子们,却要跟着父母漂泊异乡;那些本该在故乡的高山上放牛、放羊的孩子,却要在遥远的山东,给老板放鸭子。当我望向他们的父母时,他们的父亲在旁边,低着头不语,只是默默地吸着烟……

那一晚,在火车上,我彻夜不眠。脑子里浮现的都是那群染着头发的孩子们在山东放鸭子的画面:在城市的边缘,一群来自遥远大凉山的孩子,他们染着头发,挥舞着鞭子,赶着鸭子,就像我童年赶着牛、赶着羊满山跑一样……我大概忘了告诉你们,他们家有7个孩子。

这让我多少觉得,外甥是幸运的。这些小孩子,同外甥一样患有“故乡错位症”。因为“山东”在他们的童年里留有很深的烙印,而“大凉山”离他们会越来越远。其实,外甥的童年,也是万千务工子女的童年。他们留在家中,缺少父母的爱,这多少为孩子的童年抹上了一层阴影,童年在孩子的一生中又是何



等重要,在他们最需要关爱、母爱的时候,父母却不在身边,而他们跟着父母外出打工,又会面临失学的危险——在外面上学绝非易事,或者还会促成更多“放鸭子”的孩子出现。

今年,已是外甥在家的第四个年头了。直到现在,只要你问他:“小朋友,你的家在哪里?”他还是会说在山东,然后用小孩子一贯天真的语气重复着那些在他脑海里快要模糊的“山东记忆”。比如,他在山东幼儿园里那些叫大冬瓜、明明的朋友,他们喜欢一起玩什么等。如今,外甥那口流利的普通话,也开始夹杂有几分“彝腔”,显得有些蹩脚了,彝语倒还是不会讲,但是已经会听了,与他的外婆的交流也和谐了许多,在村子周边也有了几个和他要好的伙伴。外甥已经很少用“我们的山东”这样的句式了,我不知道这是大人们纠正的结果,还是外甥重建的自我认知。

可是,仔细一想,山东,又何尝不是外甥的,至少他的父母,为这座陌生的城市添砖加瓦,流过汗水,不是吗?

只会动手当不了“武状元”

舒 年

最近,一场所谓拳击与太极的比武,弄得沸沸扬扬。

其实这样不太好。

那么,除了动手,有没有更好的比武方式?早在1300年前,武则天就给出了答案,你们互相都不服,我们可以考试嘛。考试科目有射箭、马枪、摔跤,活脱脱像一场运动会。

不过,在唐代,光动手能力强,是考不上武举的,首先你得有个好爸爸。武则天时期武举考试范围限制为“六品以下文官武官,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勋官子弟,年满18岁并已交纳十三年‘品子课钱’”,“品子”即有品官员子弟,也就是说,想参加考试,你得有个当官的爸爸,且还得当了13年以上,现职位无低。

除此之外,你还得长得帅,“躯干雄伟、可以为将帅者”。想想穷书生尚可以从郡县一级一级考上来,要想通过武举当上上将,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事实上,这样的选拔方式,和唐代以前,门阀子弟自动为官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同,只不过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的名分。

到了唐代中后期,藩镇割据,考试考出来的武官,怎么可能对抗得过在刀光剑影中历练过的藩镇将校?

当然,郭子仪是个例外。不过,郭子仪在开元初年的武举中拿了个“异等”,只得了一个从九品下的左卫长上,后来升迁还是主要靠军功。还有,郭子仪有曾任刺史的老爸,曾任参军的爷爷和太爷爷,不然怎么有考试资格?

这一点,武侠小说的作者们也是把握得很好的。金庸笔下的《天龙八部》,乔峰的生父是武艺高强的萧远山,虚竹和段誉就跟不用说了。

到了宋代,武举考试上榜者,还得有个好文笔。宋代的考试不仅有体力活,还有脑力活,要靠军事策略。这背后的含义不言而喻,考中武举者就是军官了,军官的作用不是上阵“挑一”,而要能指挥,懂策略,连项羽都知道,要学“万人敌”,而不是“一人敌”。

光会动手的人,是当不了“武状元”的。

明朝时期,武举对于脑力的重视更高,考生要先考策略,不合格者,对不起小同学,你不能参加下面的动手考试。

所以,明末镇守过辽东的熊文弼,曾经先考中武乡试第一名,之后又考中了文乡试第一名。

就在熊文弼中举的万历年间,有大臣提出了一个现在看起来视野颇超前的武举改革方案,就是,不能只比一个人动手和动脑,还要上能看星星,下能放大炮,考试中应加入天文、地理、地雷、火药、战车等考试内容。遗憾的是,这只是个提议,仅仅是个提议……

不然,比武的时候,比谁的大炮打得准,地雷埋得巧,这比答卷子和动手手脚好看得多了。

清光绪二十七年,武举制度被正式废止,在此之前,一直有大臣上书,大意是有了一枪炮之后,你射箭射得再远再准,也打不过人家。

也就是说,100年前,人们就已经认识到,习武的意义,不再是战胜别人,而是强身健体,提振精神。霍元甲创办的上海精武体操会,其宗旨就是“强国、强民、强身”,提倡“体、智、德”三育。

只会动手当不了“武状元”



减肥简直是世界上反人类的事情,不吃饿饿得想打人,可吃完饭又想打自己。

赵春青 画

乡村的野草莓

么多,先解解馋。等到牛奶泡红透了,就像母牛的乳头一样,摘一颗放在口里,吃起来软绵绵的十分甜,没有一点酸味,让你满口生津。

牛奶泡还没有吃完,地泡就开始红了。结地泡的是一种低矮的刺莓,路旁溪边,田边地头,随处可见,红了的地泡圆圆的,夹杂在浅绿的刺玫叶中,仿佛是一簇红星。摘了这一颗,又看到更大的那颗,一边采摘,一边往嘴里塞,嘴里,心里都甜透了。这是我一年最为幸福的时候。这时蝴蝶蜻蜓也来凑热闹,你在这里摘,它在那里飞,还悠闲的停在上面,仿佛是要品尝一下这甜甜的地泡。等你伸手过去,它就飞走了。

地泡吃完后,没过多久,麦泡也可以吃了。麦泡的刺藤多长在田坎和土埂上,果实底圆顶尖,像是个小红帽,红了吃起来不但甜,而且十分滑溜,一到口里便下去了。只是因为刺藤是贴地的,大人便经常告诫我:不要老是摘地泡吃,那是被蚂蚁虫子爬过的,不干净。那时的我只顾地泡好吃,哪管得了那么多。

我吃过很多地泡,没出过问题。

吃完地泡后,一年摘泡的日子也就结束了,于是只有盼望来年春天早日到来。当然还有一种泡可以摘,它叫茶泡,不过不属于草莓,而是茶籽的变异,但也很好吃。三四月间,雨水很多,茶树结的茶籽有些会变成鼓鼓的茶泡,茶泡中间是空的,刚结出来时很青,还长着一层薄薄的绒毛,又苦又涩,不能吃。待到它长到那层青皮褪掉了,茶泡变得雪白光滑,大的比拳头还大。摘一个来,撕成两半放到嘴里,很脆,还有一股甜味。要是茶子树结得多,一颗颗茶泡吊在高高的枝头,随风晃悠,十分诱人。我们那里有个谜语:“天上一个星,落下来一蹦。好吃不留种,留种又不生。”谜底就是茶泡。

现在城里一年四季都有草莓卖,鲜嫩得像要流出水来,但它很难引起我的兴趣。我知道,那些随时可以买到的草莓虽然也十分美味可口,但和我那乡村的野草莓相比,不但缺少了一份采摘的乐趣,更缺少了一份美好的期盼。

故 乡

何真宗

故乡是母亲与胎儿的脐带
剪断了也是血浓于水
故乡是父亲手中的缆绳
始终系住游子归家的码头

故乡的田野上长满乡愁
故乡的高楼里装满纠结
故乡的家为何成了客棧

故乡的美丽是一幅画
故乡的荒芜是一首诗
我们都要回到故乡去吧
别再让我们的离去
成为一种背叛和孤独

